

实业兴县的廖国器

廖元杏 廖元桂 廖元植

廖国器，字云程，家名瑞旺。1893年生于广东省合浦县南康镇陂塘村（今属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）。祖父廖午阶是廩生，在村中开设私塾。父亲廖愈崇，弱冠即被选拔为廩贡生，被州府保送入广州官立广雅书院深造，曾多次获书院优秀奖。廖愈崇在广雅书院读书时，与新会梁启超是同窗，三余广学，竟夺鳌头。曾参与密议戊戌变法，救国维新。不幸感染时疫，英年早逝，年仅28岁。是年廖国器仅8岁，失怙辍学在家，随母带幼稚弟妹在家务农，艰苦度日。当时在省立廉州中学任教的伯父廖愈簪见廖国器聪慧好学，虽白日劳作辛苦，夜晚仍在豆油灯下勤奋自学功课到深夜，便有心培养他，带他去廉州投考中学。廖国器以优异成绩考入廉州中学，多次领到奖学金。

1911年中学毕业后，廖国器仍专心求学，赴广州圣心书院，进修英语2年。1913年考上国立北京大学预科，2年后升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就读。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，获学士学位。正是在北大所获取的科学知识，凝集的爱国主义思想，使廖国器终生为国家和民众的事业拼搏不止。廖国器为人敦厚诚信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平易近人，人缘甚佳。他终生清茶淡饭，不沾烟酒，不嫖赌，不纳妾，夫妻互敬互爱，儿女8人同出一怀，崇尚勤俭，力行廉朴。他治家颇严，常以先贤的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业维艰”的名言训导儿辈。凡公家之物，虽一纸一笔，亦不准私用。在任合浦县长时，县府有一台吉普小车，只为公事使用。他由县城廉州回南康陂塘旧居30千米路程，总是孑然一身，唐装布鞋，骑自行车代步。平时由陂塘村去南康4千米路程，多是手提布鞋，赤足而行，快到南康圩镇，才穿上鞋子。直到晚年任合浦县第三中学校长时，也仍然如此。

廖国器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后，在北京电话局工作4年多。廖愈簪多次催促他返回家乡，服务桑梓。1924年，廖国器由北京回到广东，任海口市警察局局长。自此，由学工科转为从政。

1926年7月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率师北伐，廖国器跟随参

加北伐。同年冬，陈铭枢任武汉卫戍司令，廖国器任卫戍司令部经理处主任。1927年春，经陈铭枢安排，回钦县任县长。次年任海口市市长。1929年初，任韶坪（韶关至坪石）公路工程处主任，因该工程经费无着落缓建而辞职。同年2月中旬，被调任普宁县县长。1930年7月调任合浦县县长兼公路局局长近4年。1934年4月至1936年10月任琼山县县长。由琼山返回北海后，他不再担任公职。廖国器四处奔忙，组织民众集资创建电力公司，自己义务任经理，北海始有电灯。1938年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，兼任合浦抗日自卫团委员。1939年在廉州任广东省第八区专署秘书，至1942年因病辞职回乡。以后在家乡南康镇与人合办南光电力公司，去旧州江口与当地人合建江口埠等公益事业。1949年春任合浦县第三中学校长，新中国成立后任该校高中国文教师。

廖国器由于自幼受到严格家训，崇尚贤人德政，加之在北京大学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，反腐败，倡廉政，工作所到之处，均有较好政声。尤其在合浦县任职期间，廖国器倾注一腔爱国为民之热情，为桑梓创立了至今仍有口皆碑的业绩。

廖国器调回合浦任县长之前，原合浦县县长宁可风离任，县政无人主持。廖国器因在异乡县市勤政爱民，已有较好名声传颂，合浦地方人士商议，一方面推举邑人李仲平暂理政务，同时向省政府呼吁，要求调廖国器回乡主政。当时，省主席陈铭枢反复权衡利弊，同意将廖国器由普宁县调回合浦县，以顺应民意，并嘱咐廖国器编好《合浦县志》。调令下达后，乡亲们欢欣鼓舞，奔走相告，张贴戏谑式对联“宁可风吹落大海，廖云程荣归故里”。可见乡人对廖国器的爱戴和期望。

廖国器上任之后，亲自调查，简装徒步，深入民间私访，几乎走遍全县的山山水水，了解和掌握了全县的状况。回县府后，即召集多方人员商议，制定出建设新合浦的计划。在政务上，一手抓农业、渔盐业、工商业，发展经济；另一手广辟公路，联成交通网络。考虑到当时合浦河川交错，交通十分落后，他积极筹谋，北修合灵（山）路，东建合南（康）路、合福（成）路、南石（康）路，南拓北（海）南（康）路，还向东新建合（浦）山（口）路，西筑合钦（县）路。廖国器大多都亲自参与规划、勘探、定线、绘图、拆迁、修路、造桥等，保证工

程造价低、质量好、时间短。经过几年的建设，全县东西南北皆可公路贯通。有力促进了工农渔业物资交流，大大方便了民众往来交通。据1994年版《合浦县志》记载，当时全县可通行的公路达600里。

同时，对合浦县城廉州旧城区也着手规划建设，拆除部分旧残城墙，扩建中山路、大小南门路、阜民南路、阜民北路，新建上新桥、下新桥等。兴修、恢复或新架设合浦县城廉州至北海、廉州至山口、廉州至南康、廉州至西场等主要乡镇电话通信线路，方便传递信息和指导生产。

交通和生产的大发展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，促进了各项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实现了文化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卫生建设的大繁荣。这一段时间，百废俱兴，廖国器集资建设了较具规模的合浦医院，开辟了东坡公园，并在园内兴建了中山图书馆。廖国器创办了《合浦县政月刊》，用整整一年时间，主持编纂了《合浦县志》，并亲自撰写序言，足见他对县志的重视，也填补了“民国”一代合浦无县志的空白。

廖国器崇文重教，热心公益。1929年北海筹建海滨游泳场，至1931年北海已拥有很多优秀的游泳健儿。为了促进北海水上运动的发展，廖国器与人发起并召开北海市首届水上运动会，并担任会长。随后，北海还成立了一个民间体育群众组织“强北委员会”，以健身强国为宗旨，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。廖国器参加该会并任名誉会员，还举办了合浦县首届中学生运动会。其间，特别受到赞扬的是全县增设40余所公立中小学，使适龄儿童及青少年都有读书的机会，一时学风顿起，扫除文盲、追求科学文化知识，成为人人关心的大事，形成了一种崇尚文化、修养道德的风气。

1930年，廖国器参与合浦邑人领袖陈铭枢、香翰屏等24人带头发起扩建“合浦留省学会”的募捐，计有373人捐款，共捐大洋3.27万元，购人在广州市小北路的一幢三层洋楼（地基面积447平方米，叠层面积1252平方米），将1922年成立原址在广州文德路的“合浦留省学会”迁入新址，更名为“广州合浦学会”。该学会是一个在穗工作和学习的合浦籍人士的群众性学习团体，主要目的是进行文化学术交流，并帮助合浦来省求学的学子解决住宿困难，为国家和桑梓培养人才服务。2011年初，“广州合浦学会”网站上发布早年热心发起募捐合浦学会的

芳名册上，载有廖国器捐款 100 元大洋的记录。

廖国器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，常以《岳阳楼记》记述滕子京在巴陵郡只用一年时间就将全郡治理得政通人和、百废俱兴的故事自勉。为了节约资金，他就充分利用自己在工程建筑学方面的专长，亲自参加重点工程的勘探、设计和施工。如建省道山口水泥大桥时，技术、水泥、材料、资金尤为短缺，工期又紧，他兼任技术员、指挥员、施工员，在建设施工期间，一直不离开工地，风餐露宿，和工人们并肩战斗。附近的学生、农民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，纷纷利用节假日、农闲时间参加义务劳动，使竣工时间提前，按时通车使用。增建学校时，更是困难重重。据当时一起工作的龙德珍老师说，工程拨款还不到一半，大都是号召民众捐助。学生家长有钱出钱，没钱出力，还可出力之后顶交学生学杂费、书本费。仅用 4 年时间，把全县中学普及到镇，小学普及到乡村。据《北海市志》《合浦县志》记载，当年统计显示，全县已有中学 6 所，农业职业学校 1 所，小学 213 所，其中女子小学 1 所。教职员工 1078 名，学生 2.95 万人，掀开合浦教育史上空前繁荣兴盛的一页。

1934 年，廖国器调任琼山县县长。到任后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，亦创有新建树。修建海口市机场，重建秀英码头及炮台，修扩海南东西两线公路，新建海南公园及海南医院、戏院，兴筑海口市沿海长堤，重修旅游胜地“五公祖祠”等重要工程。

廖国器返乡后，在北海与地方人士一道筹建电力公司，安装德国西门子厂煤气发电机，并义务担任首席经理职务。

1937 年日寇全面入侵，抗日烽火燃烧大地。1938 年合浦县成立抗日自卫团，邓世增任自卫团主任委员。廖国器投入抗日队伍，兼任抗日自卫团委员之职。1939 年邓世增任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，廖国器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，直到 1942 年，积劳成疾而辞职回乡。回乡后，他抗日的决心无减，1945 年 3 月，日寇登陆北海之前，他抢先拆卸北海电厂发电机组，将主机就近存人山区，重要零部件全部运放在南康家中保管，抗战胜利即时运回北海重组恢复生产，他再次义务担任经理。

1946年冬，廖国器返回南康集资筹建南光电力公司。因资金有限，廖国器免费义务兼任经理、技术员、施工员、操作工人，经常忙到不能回家吃饭。几个月后，南光电厂竣工发电，这是南康首次通电。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明亮灯光下的喜悦时，廖国器又悄悄地将南光电厂工作安排好，收拾行装上路了。他又要去70千米外的旧州江口筹建江口埠，建设新的电厂。

廖国器不仅热爱事业，为人善良厚道，而且以诚待人，当朋友陷入困境时，他总是无私地伸出援手加以帮助。抗战中期，安徽省沦陷，人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。廖国器有个姓张的朋友全家逃亡，在路上遭遇敌机的轰炸，一双儿女当场死亡，他也受了重伤。他和妻子将儿女草草掩埋后，又匆匆南下，一路乞讨，走了一个月才到廖国器家。当时廖国器已经辞官在家养病，见张来到，就热情招待，安排他们住下，并请医生为张伯疗伤。

廖国器在北伐时认识一个名叫郭树的湖北人。日寇扫荡武汉，郭树一家逃到广州。广州又被日寇占领，并用机枪扫射难民，郭树受了重伤，临终时嘱咐妻儿去找廖国器，说他讲诚信，讲义气，一定会善待孤儿寡母。于是，郭妻便带着儿子跟随逃难的人群来到廖家。廖国器说：“老郭叫你们来我家，是他对我的信任，你们千辛万难逃出虎口，就安心将儿子抚养成人，为父为围报仇。”接着腾出一间房让他们母子住下来，让郭家儿子和廖家孩子一同上学读书，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。逃难留住廖家的张、郭两家人，欢乐之余，有了思乡之情，廖国器即时筹备路费及安家资金，托北上的还乡难民照顾郭家母子、张家夫妇一起返乡。

廖国器爱读古今圣贤文辞，能诗善辞，被乡人称作“小书柜”。其书法亦佳，尤其是寸楷更名噪一时。廖国器一生只保留下为其父所撰立碑文上之笔迹和刻迹。此墓碑经受几十年风化剥蚀，周边已有斑驳缺损，但仍清晰可见其寸楷书法及雕刻技法都有较高的造诣。其子女于1998年10月8日将该墓碑捐赠给北海市文物管理所，以作永久保存。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周德叶也曾于1998年11月19日在《北海日报》《珠城史话》栏目发表《出自合浦名人之手的墓碑》一文，对该墓碑加以详述。

廖国器不单文史底蕴深厚，在工科学术上亦有建树。廖国器早期曾编著、校

注有几本工科内容的书籍，可惜大多散佚。唯一能查找到的只有早年保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，与人合校的一本《实用测量法》。1918年6月，北京大学助教卫梓松编《实用测量法》，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该书作序。冯湛耀、廖国器、寿孝天校。序中说明：“此书供陆军测绘及工业专科学校教授之用。法密理该，井井有条，足称佳作。”该书质量高，实用价值大，从1919年初版到1950年再版10多次。廖国器当时正读北京大学工学院四年级，能参与校稿，说明学习成绩非常优异。

1949年春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修养的廖国器，经群众要求，被县教育局聘任为合浦县第三中学任校长。新中国成立后仍教高中国文课，继续发挥余热。他讲课很认真，深入浅出，学生很容易接受。

廖国器的人生态度是乐观的。他不仅有儒学严谨规范的风格，同时俱有道家顺其自然的悠悠坦荡。他不让自己的生命闲置，思想僵化，总是做些事情才愉快。1942年，廖国器因病辞职回家休养，他身体好转后就在荒山种果树。果园起名为“荔园”，面积约有0.67公顷，没有围墙，只插疏矮竹篱，竹门虽设但常开。附近乡亲、过往路人可以随意采摘果子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廖国器因曾在国民党旧政府做过事，1951年春被拘留审查。一段时间后，合浦县人民政府对廖国器案件，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补发工资180多元。廖国器回乡时，已年老体弱，生产队起初安排他白天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晚上给青少年补习文化。后来县教育局派人到乡下了解之后，安排他在农业中学教书，直到1962年病故，享年69岁。

廖国器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，他勤政为民，所做的贡献桩桩留迹，件件可鉴。他无私奉献，对故土做出的功绩永远铭记在乡亲们的记忆中，民众称他是“合浦县真正的县长”“平民县长”。